



雲在文彙目錄

論范武子

論丙吉

論鄭放游楚於吳

季札論

商鞅變法論

鄉思樓文集後序

王學愚愛石圖說

禮論

明論

與格卿書

養心論

長河修稷圖記

服說

論樂毅

與崔桂五書

取士

孔子從周解

周公執贄見士辯

史記儒林傳論

卻宛論



雲在文彙目錄

讀史記循吏傳

讀平原君朱建傳

與暉子寬書

崔格卿傳

記丁烈婦

記烈婦沈氏

李氏花木記

喬如壙碣

跋崔格卿書後

游天鐘山記

雲在文臺

山陰楊紹文子揆

范武子請老召文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勿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予懼其益之也予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乃請老卻獻子爲政

論曰武子非謀國者也夫國家之用人也當綜其成敗而爲萬全之計然後能收其功而不受其禍譬若火起于積薪之內其將起也焰不過尺寸耳提挾簞壺之水卽足撲滅之也曰今雖撲滅之恐有後患不若盡焚之夫焚之而無患也幸也不幸而其焰遂烈焦原爛澤而不可撲滅則火之患豈可

雲在文臺

勝言哉且夫勢未有逆用之而不愈者也今夫水塞而漲不使之疏其派反決其道以暢其橫以爲可以藉漑灌之用吾見其敗障決堤而已耳武子之請老何以異是且武子以卻子之喜怒爲以類乎爲不以類乎旣不能以類而怒豈反能以類而止亂乎夫兵危事也卻子能必勝齊乎以勝負未可決之齊而以試憤恨已甚之卻子其道固已危矣萬一不勝于齊必增怒于齊則又將何以處卻子也如是而廢卻子之位徹卻子之權卻子其能靖乎若其能靖也則雖不授之政又何益亂之足患也楚成得臣率帥帥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使爲令尹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而爲賈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二百乘其不能入也其後

果敗于城濮卻子之事無乃類是白公之亂也起于不得伐鄭也然其亂也由于子西之許其伐鄭而又救鄭然則上之人不有以激之卽白公亦未必亂也爲武子計者當導之以君臣之義登降之禮而修晉之典則使卻子知齊之非禮不足以辱我也則將渙然釋然而不以齊事介其心何亂之與有且使卻子而悍然叫囂不可以禮馴也者則如虎豹之跳跟暴怒不至破檻圈橫噬搏網其勢固不可止不爲之高其藩柴固其肩柙而反假之以翼哉且夫武子之威政成于晉也久矣武子爲政卻子必不敢亂然則爲晉國之藩柴肩柙者非武子而誰而退然高拱以翼不可馴之虎豹以幸其不至破檻圈橫噬搏網嗚呼武子之爲國謀也左矣卻子之勝于

雲在文巽

摩笄也幸也天下不知卻子有可敗之道而見卻子有勝齊之迹而武子遂有知幾之名使後世用人者法之其不爲禍于國家也幾希矣

丙吉嘗出逢清道羣鬥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而問牛喘曰民鬥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禾可大藝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世以吉爲知大體

論曰吉非知大體者也吉得于問牛而失于不問人因不問人而問牛之事亦失昔者孔子廩焚曰傷人乎不問馬夫畜與人輕重之相隔縣殊也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

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惡有見人鬥至死傷橫道而漠然不動者乎嗚呼吉之視人不若牛矣且夫事有緩急有可待時而行有不可待時而行譬若火猝然燎于原苟有介乎其側者將不待其職所禁禦而始取水而灌之也今有人操水而立于其旁而不肯一問曰以待掌火者是豈仁人乎哉設使吉遇稱戈立矛之事豈亦將待歲竟而課殿最也且吉亦並不_知陰陽君臣率父子親貴賤不失尊卑不逆萬物得所是爲陰陽和而寒暑自得其節百姓羣鬥其爲陰陽之不和孰大焉釋百姓不問而恐陰陽不時吾不知吉將何以理此陰陽也吾固曰吉非知大體者也昔文帝以決獄錢穀事問周勃勃不能對問陳平平曰各有主者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雲在文彙

三

四時下遂萬民之宜平一時口給不足言也吾特怪吉名相有大臣之風而其言繆戾若此嗚呼不學之過歟

論鄭放游楚於吳

持法而忘勢者爲公畏難而就易者爲私爲政者趨公而滅私斯可以已亂夫苟有君子之心未有不知用公以已亂者而有時不得已而必出于私則非公之不可用也所以用者失其術也夫人莫不有爭心爭而不已必亂當其爭之始也其勢未遂而其計未審自非大奸惡皆有所畏忌唯君子知其將然而預爲之所使知禮之不可犯欲之不可逞則爭雖動而可止若使之旣逞其欲則雖有不可宥之理而或有不_得不宥之勢于是其亂百出而不得不爲不公之事昔者子

產當政子皙與子南爭室子南傷子皙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乃放子南于吳說者多謂子產能用刑吾獨以爲不然夫徐吾犯之妹子南旣聘之矣子皙何得委禽焉犯告子產犯蓋知禽之不可再受也若使犯請女擇而子南不許而訴于執政子產能不罪子皙耶若使子南知子皙之囊甲而訴之執政子產又能不罪子皙耶然則創禍者子皙也成禍者子皙也致變者又子皙也而子南之過獨在不早訴子產耳長者之罪三卑者之過一又何得謂直鈞而幼賤有罪哉不放三罪而放一過甚矣子產之失刑也雖然子皙強而侈勢固不可一朝去也苟罪子皙則必且放子皙放子皙子皙必亂子產之權未足以誅皙故不得不委曲遷就以求一曰之無

雲在文彙

四

事然吾謂子產之失在知其亂而不爲之所也苟以犯告之時召子皙而明語以婚姻之禮兄弟之義勸之以敦睦喻之以法制臨之以君命子皙未必不從也如其不從而請君以討之彼干國之典違君之命國所不與討之易耳不知出此而聽使女擇故使囊甲之覺得作子南之戈得擊皙之罪未白于國而討皙之舉未可驟行不得已而府獄于無辜之子南徐待子皙之變政子產非私子皙也不得用公之術也是故君子爲政不論其勢而一正以禮夫苟正以禮尙何亂之不已而以廢法爲苟且之權哉

季札論

大臣之當國也不難于潔已而難于安人不難于爲人所不

爲而難于謀人所不能謀吳公子光之弑王僚也季札致之也季札之所以致禍讓之未決也夫以千乘之國君父之命而不受其爲節豈不高且遠哉然以壽夢之父諸樊餘祭夷昧之兄而猶不能免篡弑之禍是雖武王周公終不能靖國也則亦短乎其謀矣夫諸樊餘祭夷昧名分之不顧死生之不畏而必欲致國乎季子其情豈肯已哉夫惟絕其致國之路則可以居正而無後患若襄徊于將去不去之間則是明示以可致之勢而諸樊餘祭夷昧之情愈殷衆人之視聽日疑而姦者得以乘其隙札知諸樊餘祭夷昧之賢亦知諸樊餘祭夷昧之子孫不能賢乎諸樊餘祭夷昧之子孫之不若諸樊餘祭夷昧者勢也立僚則光不服立光僚亦必不服也

雲在文彙

五

聖人不能救亂于已成貴止亂于未起然則光之篡也起于兄弟繼立兄弟繼立起于札之不蚤行太伯之逃也何其恕也蓋知不恕必不能讓也是以太王之病而不顧以父死之哀而不奔夷齊之讓國也齊旣逃則夷可以不去然不義之徒皆足以乘其隙是故甘與齊俱逃而不肯與次子讓使國有主而不惑也季子當諸樊授國之際棄其室而耕則舍之矣當諸樊之卒是吳國治亂之機也札宜正言于國定光之位不可則遂去不復返季子已行餘祭必不立光得違其欲而僚無由起釁國安得禍也哉雖然季子可謂守節者也不幸而致亂不足以爲玷吾第表而出之惜其有絕人之行而無其才不得與泰伯夷齊同論也

商鞅變法論

凡人之智不患于不能知不能行而患于不能行而又不能不知不能行不能知不足以救天下之禍不能行而又不能不知適足以致天下之禍人之情莫不好行其能不能者自知果無能也將亦不强爲能卽雖爲能人亦將無以信之不能行而不能不知則已必曰我能矣而人見其言有以過人也于是亦從而聽其言商鞅之變法也可謂忠于秦矣非獨忠于秦并忠于天下三代聖人之治天下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益夏之敝蠹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是非質無以救之故商人易之以尊神商之敝也蕩而不靜勝而無恥文而不慚賊而蔽是可無以易之乎孔子曰殷周之道不勝民殷之敝

雲在文彙

六

流爲無恥故以禮養其廉周之敝流爲詐則不得不探其隱而除其垢吾觀戰國時天下不知尊王七國相伐惟雄是尊是雖天道之無常亦積弱之勢乎周官曰刑亂國用重典孟子亦云及是時明其政刑鞅蓋察古今之變知易周之道在整一民心而用之不得其本故立威于棄灰之忍而不顧也說者謂鞅之罪在開阡陌破井田先聖王之法于是盡滅夫管子之治齊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孟子說井田之制多與周禮不合大人因時制事蓋無有不變者矣鞅亦二子之意也而至子亡秦者才不足以制作故多戾子古惜乎商鞅知救敝之道而不知用救之法也

右大瓢先生集若干卷其六世從孫文讀而歎曰古有傳人有傳文文瑜而人疵弗貴也古之傳文自六藝諸子而外若司馬遷楊雄韓愈之徒皆更困窮感慨發憤然後其人成而其文亦成其他一節之士忠臣孝子勞人思婦自道其志未嘗欲爲文而其文往往不可及蓋勢至窮心至苦則其用心也精處事也審而于言也達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不其然與吾聞諸父言先生之叩閭請從戍也法戍者子屬惟出戍時得從先生子例不合謁吏部乞爲之請

天子感其孝乃從部議杖一百許從戍先生受杖赴邊關吏以其無牒也不得出復歸請牒道遠且險曰行數十里計三

雲在文彙

七

年始達而安城公病已革一見遂絕嗚呼以九死之身匍匐萬里外千百日僅得將死之一見蓋爲人子之艱難僅而自濟未有如先生者嗚呼以先生之爲人雖不能文且得不傳乎哉以先生之人而爲文其文又且得不傳乎哉先生之事說者多異無誌傳可徵集中偶及之又不知詳故著所傳聞者附于篇嗚呼後之讀先生之文者可以興起也夫

王學愚愛石圖說

王君學愚作愛石圖或曰君子比德于玉蓋取其有用也此頑石耳何取焉或解之曰天下有有用之實者有有用之形者有人人用之而不知其用者夫人人用之而不知其用此其爲用豈直形與實哉然則石未爲無用也且夫玉者蘊于

石者也吾惡知此石之非玉耶嗚呼其爲玉也人知寶之其爲石也人則不知嗟乎吾無暇以無所用爲石惜而將以天下之不知用石爲天下惜也王君負奇氣好學不倦其志將有用于世而不得施設其亦有感于斯石乎雖然王君之所以愛之者則非直是也昔者米芾好石芾之所好奇石耳奇者悅乎人頑者全乎天奇者章乎外頑者全乎性故曰漠漠濛濛萬物函容天地至幽莫測其窮無所可用萬物咸從嗚呼王君可謂知所愛矣

禮論

凡人不得其平則爭而人之心又必不能平故聖人作禮以平其心吾見天下之巧詐者矣曰若是則我勝人不若是則

雲在文臺

八

人勝而我負嗚呼彼其勝我者必其智其能之不若我者也若我者我不能勝之矣勝我者彼又將勝我然則勝負未可決也且夫吾力能勝百人者不可謂天下無勝千人者也推此而上則雖勝萬勝億將亦無可恃而何以爲必勝哉雖然其所以爲此者則有故焉彼蓋未知登降揖讓之節親踈貴賤之分無謙讓無等衰彼其于人泛泛焉而無以相繫則誰無之誰恤之誰尊之而敬之勞吾知其無助也憂吾知其無分也勞無助憂無分則不得不思所以禦其憂勞而千萬人之張之敵者又岌岌乎有不能禦之之勢于是姦詭詐佞之念橫生遂至于無所底止昔者先王之制禮也就人之所自有之理而文之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

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孟子曰人皆有是四端也因其各有之心而施于所宜發之地人皆安焉父母生而知愛者也于是制昏定晨省之禮以成之兄弟生而知友者也于是制隨行鴈行之禮以成之君生而知尊者也于是制南面北面之禮以成之夫婦生而知親者也于是制同居同廟之禮以成之因其心而制其事使其親疏貴賤之相屬者情有以相聯義有以相結乖離淫從之漸有以相禁而無所發故其民相依以生相保以死相慶以喜相救以患難紛爭攘奪之形不作于外而巧詐姦宄之心不作于內矣賈生曰法者禁于已然之後而禮者制于未然之先故曰禮至則不爭蓋先王所以平天下之心者恃有此具也夫天下雖有傑悍之夫臨之以禮未有不馴者然則天下所以勝人者孰有如禮而胡以巧詐爲哉

雲在文彙

九

明論

凡人之明有可知有不可知夫惟聖人能無不知無不知者雖有不知而不害其爲知常人不能無不知卽有所知而未必果知故求知之道在屈所知以養其不知故吾之論明也不以明論人而以八論明今夫海泛泛乎其廣且大也江淮河濟并百川而共歸之浸浸乎其受之而不溢也洩之而不窮也盤之口實大于甕而甕之容實多于盤聖人之知大受而大出渾乎其不可知也海也庸人之知出之多容之必少故宜爲甕而不宜爲槃月與星並縣于天星不若月之明也

然而月與星並則知星之不若月不並則不知星之不若月也嗚呼世之有星之明者吾甚懼其不見有月也夫以一緼之火欲鑿一室之物此固未可以盡見也然而物物而燭之寸寸而識之吾未見其不盡一室也唯其稍有所見而止故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苟自知其爲緼也見一物焉曰吾豈足以審此物乎既審此物矣曰吾豈足以審此室之物乎由其所見以及其所不見則一緼之明未必不審于巨燎也嗚呼聖人吾不敢知也常人其慎所屈哉昔者齊桓公之待管仲也重之爲相尊之爲父管仲一言惟恐其聽之晚也桓公豈絕無所知哉誠以其知小故屈之以自養耳晉文公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然觀其戰于城濮也不棄輿人之謀孰謂人可不屈哉心之虛者識必靈養之久者見必大吾故曰求明之道必屈所知以養其不知也

與崔格卿書

僕與足下童穉之交也竊嘗謂交道之壞久矣以世故交者交盡于世故以意氣交者交盡于意氣古之所謂心交者善足以相勸過足以相格疑足以相析若周旋之故飾其外傾動之念塞其中相蒙相避之不暇其猶能相長乎記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惟學所以同其心惟同所以成其學故嘗謂擇交者必就于學以得其心之所同始與足下同就外傳時俱幼嬉戲終日輒怒輒喜莫逆也未半載足下西去不相見

者五六年歲丁未始會于京師居相近也得朝夕相過從知
足下之學日進鬱鬱乎有成人之望矣未幾足下又去又四
五年復來京師當是時人以足下爲有名士風然僕與足下
交也由是遂疏嗚呼人之交友也就人之榮引人之重而僕
顧反是僕之不善交也彰彰矣然愚以爲人之取于道者周
其蘊于內也遠今之所謂名士者豈古之所謂名士乎足下
所喜者金石文字目之所見必得而得已夫有所甚者必有
所蔽以足下之才不用之大者遠者而區區是物之好不暫
釋于其懷僕固疑足下之有所蔽也夫苟有所蔽則其精神
將不足以受天下之大而其器識膠固將亦不能來天下之
善故且自疏焉以窺足下之志趨所就蓋區區之心二年于

雲在文案

十一

茲而今者一旦釋然信足下所蘊者深而僕實不足以窺也
然亦幸而不敢以爲能窺而今日得見足下之深也夫以天
下不可多得之物意之所甚愛寶之者四五年一旦以爲非
義舉之與人如棄敝屣絕無艱吝之意者非明于義利之辨
斷然自克孰能若是之果哉足下之不蔽于所好如此其達
也足下之就善如此其速也然則足下學道之徒而僕以今
之名士待足下則僕之淺也僕雖無知然見富貴勢利無所
慕聞人之變禮義趨便利則爲之面熱汗流而不已孟子曰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倘足下幸而教之扶翼以使其成就或無
累于足下之交乎又不識足下許爲同志否也僕生二十年
少不知學聖賢之書多所未讀自顧此身耳目手足未有所

措置誠欲求益于足下非敢謂與足下有相長也然惟素心不敢周旋于世故不敢傾動于意氣故敢以昔之疑足下而今之信足下者陳于足下既以訟僕之鄙且欲與足下相勗于學也足下其亦察之

養心論

凡事之動莫不役心心爲事役則將隨于事以爲變而不得自主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吾心之用也耳目鼻口四肢者吾心之官也耳欲聲而心爲謀之目欲色而心爲謀之鼻欲臭口欲味四肢欲安佚而心又爲謀之得之則喜失之則怒撓之則哀迫之則懼繫之則愛觸之則惡耳目鼻口四肢者逐逐然享之而心做做然役之然則喜怒哀懼愛惡欲祇以

雲在文彙

五二

供耳目鼻口四肢之用而吾之無心也固已久矣且夫聖人豈能外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以爲心哉情者心之見乎外者也心者情之宰諸內者也內者主而外者客是以喜怒哀懼愛惡欲不爲耳目鼻口四肢之用而爲心用聖人之心主有常而客不足以乘之常人之心不足以爲主則必審之于客而使無爲其所撓水之清者多在澗木之密者多在山非山之木易長而澗之水易清也其得雨露之澤深而無牛羊斧斤之賊也其得隄防之勢阻而無塵泥穢惡之入也人之得乎天者曰消而習于人者曰積雖欲心之存其又可得乎若使旦旦而自新刻刻而自反使不賊于斧斤使無滄於泥滓雨露之澤畢受防範之勢恒密鬱鬱乎深林之勢可望矣

激激乎淵源之幽可指矣魏魏乎反諸天而得其本也浩浩乎行之外而應之內也凡事之動無不從心而養心之道亦備矣

長河修楔圖記

苟有以寓其意順適其志氣則雖一成之邱一畝之沼樂之悠然皆與崇山巨川等京師故燕薊之地土地平曠壤墳而水漂游觀之地蓋少城之西偏有釣臺者金莊宗之故址也下臨長河環植天桃楊柳之屬都人士游宴者麇至辛亥上巳吾兄子靖邀同志者往修楔焉其明年又往且爲作圖而同遊者歌詠其事予家山陰山陰之山水甲天下使吾兄在故鄉徘徊蘭亭之間慨然想永和之風其樂豈今日之比哉

雲在文彙

十三

雖然茂林修竹何處蔑有而蘭亭獨傳者非以遭右軍故耶夫一觴一咏之間樂未畢也感慨係之吾烏知右軍之果有樂于蘭亭耶卽又烏知右軍之不遭蘭亭而居荒曠決滌之所卽無以寄其樂耶然則茲之樂卽以爲無殊蘭亭可也今日之樂卽以爲無殊右軍可也兄之敘言多感今傷往之懷夫地者寄也哀樂亦寄也當其寄百世如一晷也不當其寄則吾昨日之所樂今日爲之而不適又何暇來者之慨乎而修短之化不能喻之于懷此則右軍之蔽也兄何悵焉予忝從游愧不能詩退而爲之記云

服說

喪服之制有親有尊又有降有從有親也者自吾之所生

以及吾之所自生者也尊也者自吾之所貴以及吾貴之所貴者也降也者本吾之所尊所親而有所受者非吾之所尊所親而從吾之所尊所親服之者從服也吾爲人之所尊爲人之所親人既親吾而尊吾于是以服吾之服服之者報服也夫吾之所親吾之所尊而于是服焉情也何爲而有降也從也報也聖人蓋知後世之必有疏其親離其尊者矣故立之法焉使後之人知吾之所尊所親者之所尊親尙不可忽如此也蓋以見吾之所尊所親者之不可忽也使知吾之所尊所親猶有所屈如此也蓋以見我所受于所尊所親者之不容不伸也使知親吾尊吾者之不忍薄如此也蓋以見吾之所尊所親之不忍不厚也且夫聖人亦知哀出于心非

雲在文臺

西

可以法求矣然而必爲是法者聖人不得已之情也後世之人之不免于疏其親離其尊者聖人之所不能禁也不能禁而不禁是使君臣父子無以相屬也其心雖不能稱吾教而其居處衣服使不敢越吾之法故雖疏其親離其尊者咸得自反而得其尊尊親親之心是故爲之衰以哀之心爲之負以哀之背爲之經以哀之首爲之帶以哀之身爲之菲以哀之足爲之杖以哀之手爲之哭泣以哀之聲爲之苴斬以哀之貌爲之稽顙躡踊以哀之動爲之倚廬苦塊以哀之居處爲之餽粥以哀之飲食而于是爲之節文以差之虞祔練祥以殺之其汚也雖情之至勿敢遂也其隆也雖情之衰勿敢懈也夫然後服其服處其居親其聲容飲食而尊尊親親之

心油然而生故曰禮有以故興物者此之謂也嗚呼喪禮之不講久矣士大夫家至不識衰絰之制其至性者曰惟其戚而已飾于外者何爲焉嗟乎先王豈不知哀之者雖不飾于外猶不廢其尊尊而親親乎而必沾沾焉情而盡制者必將有所不得已也古者傳重三年唯適孫爲祖耳喪服曰爲人後者斬說者曰不言父若祖曾祖可也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說者曰如其倫之喪也不言父宗子無父也祖父父母如倫之喪則不爲所後者傳重加也以此知宗子不孤爲其後者亦不三年也後世尊母如父又尊凡所後者如大宗因以尊當室之服如傳重而三年之喪始廣失其意矣雖然君子之有其服也則思稱其文

雲在文彙

五

至于緦麻袒免且然而况其爲三年者乎予表叔計伯英遭所後祖母之喪于京師哭泣如禮不以情之輕而殺其文也其明年始克奔以葬詩曰庶見素冠兮言喪不可不慎也君旣不愆于始矣則其葬之不違于禮也無惑乎于其行也爲服說以遺之

樂毅爲燕破齊湣王亡走齊城之不下者惟莒卽墨毅圍之三年不克昭王死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毅遂走趙盡亡所得齊七十城

夏侯太初論之曰毅以天下爲心者將以二城而致天下故不忍拔城而業乖蘇氏曰自知其可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可霸而而霸者五霸也以霸佐之才而欲行王者之事毅

之所以中敗也以吾觀之二子之論固各有當者然而俱未可謂知樂生也夫昭王之卑身下士志在報齊而已非有取天下之心也樂生之立功成名亦自比五霸而已非有安天下之道也彼其約趙結楚追亡逐北收蓄積遷重寶未嘗行王者之事也既以力勝全齊而恃此區區二城以行仁義其于王道不亦細哉吾又以知樂生之必不若是愚也夫以齊之大潛王之雄一旦盡滅之天下將必震動震動則其仇我者衆仇我者衆而國危矣夫差之敗齊也未幾而滅于越宣王之滅燕也取之矣而諸侯畔夫非以滅之甚而仇之者衆哉使樂生盡燕之銳決屠二城齊之遺民一旦有變而天下環起燕將何以當之故且遠巡焉以待二城之敝斯可以

雲在文臺

王六

收齊之完而無後患此正樂生之所以爲伯者之謀也然則何不休兵息民以待其歸也曰勢不可也田單賢將也而襄王明主也假二城之勢以號召齊之舊臣燕兵朝罷于莒卽墨之下而齊禍夕起于七十城矣蘇子之所責于樂生者又非其勢也且二子以爲舉全燕之兵以決齊之二城勢若振槁乎則又不然田單之與騎劫智愚之相什也明矣燕軍大破齊城盡復騎劫還保聊城田單圍之三年不下況以安平之智而激莒卽墨扶義之民三年之守豈爲過哉故以謀則未可速決以力則未可遽勝而勢又必不可息兵故曰樂生之敗非王道之咎二子之論非明于事情者也

與崔桂五書

桂五足下自別之後絕少音問相知之情固不以書疏爲也格卿四兄中道妖喪言之傷心其楷隸書固已可傳于世然特其小者耳年來頗能講實學立身克己孳孳不怠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僕甚惜其道之未聞而死而志之不得伸也僕雖無所得于學問而竊慕聖人之道記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僕嘗以是遠格卿格卿亦不以僕言爲謬嗚呼今其已矣僕于足下昆仲童穉相善在南中時宇卿格卿相處最久而識足下獨遲曩在京師不半載晤一別輒五六年而宇卿亦別久比年來得朝夕相過從者惟格卿一人去歲又與僕同師受業每講肄之暇便得終日談方謂朋友之緣天獨使我于格卿厚而恨足下與宇卿之不得偕也嗚呼孰謂其

雲在文囊

七

止于此耶夫人相處已久一旦別去猶且惘惘終日况所同志者而生死訣乎嗚呼格卿復何可言僕之作書本欲開足下之哀下筆輒悵悵不已無乃重戚足下然足下之哀固無可開者聊以當唁不復多云

取士

天下不患無才吾未見今之才少于古之才也抑何天下之才之少也昔者周之時公卿以至羣吏皆得其人其詩曰嗟我懷人置彼周行周行列位也又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當是時天下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其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禮樂之盛無不遍也其農夫庶人莫不有忠信之望其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緇撮庶人之服也曰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周忠信也中林之野人莫不可任股肱腹
心爪牙其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赧赧武夫公侯于城肅
肅敬也言置兔而不忘敬將帥之選也文王周公立于上而
士之盛如此其後政衰德薄則士隨以微詩人傷之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夫豈天之于才有時而生有時而不生耶或
者上之人無以取之也古之養士也入以孝出以弟八歲而
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和之音聲節之弓矢然後興之鄉里
而造之司徒少不失職長不失行吾之所教者卽吾之所取
也吾之所取者卽吾之所任以事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古之人無鞞譽髦斯士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以其
取士有此道也今者以制藝取士工于詞句者卽列上選外

雲在文彙

十六

而爲縣令治百姓羣吏內而爲部員治文書案牘其入于翰
林者則惟以詩賦爲事不數年亦出而爲有司矣亦易而治
文書案牘百姓羣吏矣夫上者下之所向而從者也上是以
求下卽以是求上上以詞句取士而欲士之以德行道藝
應上必不能也上之求士以治百姓羣吏案牘文書而責之
于詞句必不能也今夫南人操舟北人彘車不相習也良工
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有所化之也孟子曰有
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
曰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責之以詞句而任之以治百姓羣
吏文書案牘是何異楚人而齊語哉或曰六經者先聖之所
以垂教後世也爲制義者必治經則聖賢之道備矣夫以道

義求者應之以道義以詞句求者應之以詞句上之人曰如是爲工如是爲劣下之人亦曰如是爲工如是爲劣則是上之所求本不以道義也是故曰誦孔子之說考三代之治及見言仁義守廉恥者相聚而笑之矣然則幾何有古之士哉故爲今計莫若復古鄉舉里選之法而論者猶以爲難何則古者之制黨有庠州有序其課之也密其較之也公入于太學則王太子王子公侯之庶子國之俊選皆同學也責而出學移之郊移之遂逆之遠方終身可以不齒也今若舉取士之柄歸之于州縣之吏是開奔競之門而真才愈不出也竊以爲法古者不于其跡而于其意書曰敷奏以言文者士之言也取士不病乎言而病乎所以言者今之所謂時文者卽

雲在文彙

九

古之所爲經義也然經義以言道也時文以言詞也誠以今之時文易爲古之經義則文章之美不廢而經術之才或出矣今之所謂策者非古之所謂策也古者以天下之務爲問而以經術爲通今者以剽竊爲事而上之取之者亦以駁襍爲宏苟盡禁止其所謂駁襍之論而切問以時事使之盡其說則庶乎其材之優劣不可掩也今夫言之而不能行者有矣言之不能而能行者寡焉言之既謬而曰吾能行則必無之理也故就其能者而試之幾矣若夫詞賦之文則亦盛世之飾也固不必去然亦何足重哉

孔子從周解

孔子曰吾從周孔子固周人矣以周人而行周禮何擇而從

焉曰孔子般人也記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則行禮無變于其俗去國三世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惟興之曰從新國之法自防叔至孔子固已四世而孔氏之在宋者猶世世爲卿孔子用殷禮也孔子之從周其亦以殷制之不若周者易而就之歟惟其尙有爵祿列于朝而又有三世去國之遠故得擇取宗周之制而兼用之因以寓百王之大法孔子于魯則曰父母之邦而又曰某也般人也其意固彰彰矣公西氏之徒不察及其葬也用三代之禮爲志夫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孔子般之子周之臣而固變禮易樂以自表異哉

周公執贄見士辯

雲在文囊

三

荀卿稱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十有餘人王荊公作論以爲周公之時修法以造士士當在庠序不得與公卿游周公當薦士于天子亦不得與士游予以爲不然周公不如是趨士士安得爲周公用周公之見士者公也非私也士之言于周公者公也非私也士何嫌于遊公卿之門周公又何嫌于與士遊哉且亦安知周公不已薦舉之朝也或曰旣以有職矣則當以爵見周公位冢宰不當執賓主之禮是又大愚也至尊莫若天子然有師焉者有友焉者豈周公而以冢宰傲士耶且又安知其非始以禮見之而後舉之耶夫庠序之法所以造士也至于士之所以爲用則非法之能具也

故聖人以意率天下而不恃法故法可以治人若第以法者申商之爲也而以此測聖人不亦謬哉吾觀荆公之言語文章實見周官之制而其爲政抑何戾也豈非不務仁義之意而第守其法耶

史記儒林傳論

記曰無爲而爲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余謂此非孔子之言傳之者之妄也夫學者以立志爲本昔者孟子著書明王道務在去利崇仁義夫不去利而能爲仁義者未之有也天下因利而行仁義者有矣君子病之以爲久假而不歸也況以利而誦仁義之言而絕不爲之者乎余讀史記儒林傳曰嗟乎儒術之壞自此始矣古之養民也立庠序學校以教之升

雲在文彙

王

之司徒司馬以寵榮之然必考之以孝友睦婣任卹進之以智仁聖義中和範之以禮而和之以樂使其心知道之實有可樂而非以爲榮寵也其所以榮寵之者亦爲取其所有餘以治民之不足而非特爲之報也故學者多有廉恥之節而士大夫無相冒之行漢興幾百年歷文景之治而後學校立寢寢乎固一時之盛也然其所舉者治六經之說已耳非有古者三德六行之選也而方汲汲乎以利誘之爲博士弟子爲郎中爲秀才異等釋奠舍采誦弦書禮之教蓋無聞焉而自布衣爲天子三公者乃公孫宏等而申公韓生董仲舒皆以抗直黜去則是風天下之爲學者治章句以爲榮寵之資而爭爲阿諛之術以取宰相卿大夫抗顏而爲儒林而不知

愧也當周之衰攻戰從橫之術行然孔子之門弟子游夏之屬各有徒數十人後百餘年而有孟子荀卿秦始皇盡燒天下之書殺戮諸儒然陳涉起而孔甲從伏生之徒猶守其遺經以至漢豈非先聖人遺風流俗猶有存者而無爲而爲仁者人之良心未盡泯哉漢之舉賢良孝弟古庠序之法也較唐宋爲盛其使天下驚于功利而背乎先王之道則學校之失也公孫宏之曲學阿世諸儒詆之學校興而倖進之徒得所資而起而老師宿儒不得復以道正其失其有異己者共擠而排之而漢遂無儒矣太史公敘云建元元狩之間文辭可觀傷儒林之徒有文辭自此始也故學校不壞于周之廢而壞于漢之興則公孫宏之罪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叔孫通制禮而先王之禮亡公孫宏崇儒而先王之教亡其遺害百世曷可道哉

卻宛論

費無極欲譖卻宛謂宛曰令尹欲飲子酒宛曰我賤人也令尹將來辱吾無以酬之遂用無極語取五甲五兵置諸門竟以是見疑子常盡滅卻氏之族黨楊子曰勢利之害人也甚于水火世之人不思也小人而趨勢利也有小人爲之援尚猶及焉况乎衆小人之所以擠君子者勢利也而君子方汲汲焉幾倖小人之勢利以求免其及于禍豈不幸哉卻宛楚之賢大夫也子常初未嘗欲殺之使宛聞子常來好謝之卽來而以禮待之無極之讒尙未得行也不知出此乃欲以賄

取子常豈非託於亂國惴惴焉恐及于難而思自結于小人哉嗚呼君子不幸而死于亂猶不失為君子也君子而為小人之事以死若此者吾甚哀之武安侯為相與灌夫言欲過魏其魏其與其夫人夜洒掃早帳具平明令門下伺候曰中丞相不來兩人卒以此生隙且夫魏其嘗為丞相矣當其引卮酒諫上不得擅傳梁王及推隆儒術貶道家言意且不知太后天子之貴一丞相來何榮于魏其而汲汲如此何其悖也豈非是時嬰失勢而急欲自結于蚡哉韓安國坐法失官居家以五百金物遺田蚡乃為北地都尉遂為太尉然而田蚡死安國亦卒以左遷至歐血死使安國不急于丞相其病蹇將屯必不至默默以死使安國早知其卒不得相必不以

雲在文臺

三

賄求都尉故君子行其道而身榮是兩得之也失其守而身殆是兩失之也觀三人者之出處禍敗後之君子可以戒歟

讀史記循吏傳

太史公作循吏傳列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五人且遷之書上自五帝下至秦漢而此五人者皆在周之末世又公孫敖子產公儀休非以吏治為名而奢與離又絕不載其政蹟世多以為疑余讀其敘曰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會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其意蓋慨自漢之吏不師聖人之道不知孝弟廉恥之教而為一切之治民俗日以媮姦偽滋起上不知所以移易則務以刑罰相勝酷吏自茲用法峻而不得其平上下相骫浸以誣冒故推其本以為為

政之道莫如修身導民于善事有統紀上下有體奉職莫如任官守法莫如不阿故五人者莫不先自修而後及于民而奢與離者尤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若夫上不及三代之政下不及王成文翁者蓋以爲古道遠矣其下者則不足道也

讀平原君朱建傳

嗚呼利之中人也何其易哉蓋自世道衰禮樂廢人皆不識道義之本故雖有一二自好之士知不以利陷其身者一旦爲事物所誘而不自知夫旣于道不明則于是非也無擇是非不足以自擇則利之重可以奪義其爲利誘也不難矣觀夫平原君所以交辟陽侯者五百金也平原君豈重五百金者哉其意以爲有厚于吾母者吾不可以不厚之云爾而豈

雲在文彙

三

知爲陸生所賣哉故君子必明是非而後能決于義利之際聶政之隱于屠也以百金狗韓傀荆卿之雄也以駿馬婦女狗燕丹嗚呼士之于世自處何其難也陸賈之爲人可謂智巧兼全者矣受其成不與其敗然諸呂之難辟陽侯以陸生平原君之力全卒之平原君死而陸生免官其于辟陽侯則善矣何足取也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季布知其非長者也而曹邱生以一言逢之遂爲上客嗚呼豈知彼之揚吾名于當世者乃所以敗吾名于後世乎

與惲子寬書

日者出城與足下聚語終日當時不覺也旣而思之不幾孔子所謂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耶以吾與足下之交不當如

是足下恭于兄信于友僕與足下久處未見足下之過足下
其有道者耶雖然足下之爲人足下之兄稱之兄之友稱之
已之所與同道義者稱之而又未嘗有見其過者在足下其
亦有自信其道而不謬者耶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傳曰以爲
易則難者至矣以爲難則易者至矣夫所謂滿非必愴慢之
謂也苟以爲是則滿矣所謂易非必輕忽之謂也苟以爲能
則易矣僕願足下益進于是以全其德也僕無似言未必當
特以謝於日之愆幸垂察紹文叩首

崔格卿傳

崔景偁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貴爲國子監生一應順天鄉
試不第乾隆五十八年五月病熱七日遂卒年二十四娶童

雲在文彙

五

氏有遺腹未彌月而殞竟無後格卿父曰龍見以進士歷官
荊州知府兄曰景儀官翰林院侍講格卿旣名家子儻有
才氣工八分楷書學爲文志高而氣深弱冠游京師公卿間
交稱譽之武進張先生皋文格卿與爲友旣數歲乃曰吾擇
可師者莫如先生遂執弟子禮甚恭時余亦從先生游每格
卿來先生與之論仁義之說格卿聽不倦退而告人曰先生
幸教予予其可負蓋自是益勵志聖賢之學矣格卿好金石
文字嘗說人一善本帖攘而取之五年弗反其後有以非禮
開之者卽日出還之曰吾以善言爲寶也嗚呼以格卿之爲
人而天假之年其立身學問必不止此雖然世之壽考而死
者多有而若格卿之立身學問者幾何哉然則世之壽考而

死者吾不知其果孰長于格卿也

記丁烈婦

烈婦宜興人夫曰丁三郎世家子也嫁未踰年三郎死婦不哭亦不拜家人莫測也後四十九日旣奠婦出就位立視紙位久之拜拜時若聞其呼三郎者遂伏地不能起遽掖之則死矣昔先王制喪禮哭泣擗踊有數蓋所以達人之哀卽以節其生也婦惟自必于死故不宣則其一哀而至于死宜也雖然婦苟不死孰知其哀之至于此極耶告余者不能記其氏故闕焉

記烈婦沈氏

烈婦姓沈氏懷遠人嫁同縣秀才某生子十餘歲矣乾隆五

雲在文彙

三五

十年懷遠大饑貧無以爲生計夫婦相謀同縊死及秀才已就縊曰婦婦不行秀才曰汝改悔耶婦曰戲耳何遽至是秀才大恚曰不死當賣汝婦曰賣不勝死耶遂賣之得錢若干秀才笑之得以濟婦旣就賣家默入幃中縊死嗚呼秀才之欲賣其婦也以其有外志也婦惟知不有外志則其夫必不賣已不賣已則其夫與子必死傳曰非死難處死實難婦之處死何其善耶又聞其後秀才父子相繼登第而秀才亦仍復迎其喪歸由是觀之世之憂行善而無報者亦可愧也

李氏花木記

余讀書于西安門外李氏庭有花木數本高或出簷大或盈拱余謂主人曰樹此幾何主人笑曰是吾之手植也十八年

矣指其最小者曰是南產尤難成室之西偏有槐焉曰是方
四五年大倍莖于此然又不若彼椿也夫椿不樹而生不培
而長戕之不死不數年而覆庭宇然其遇春而花憑風而搖
其臭四達人皆惡之故其大者卒亦寡焉余聞之默然既而
思之豈天惡善而喜惡也抑天下之物多惡類而善類之氣
不勝耶然而槐與椿雖大花雖小其貴賤異也況又有惡而
戕之者耶然則其不爲速成者卽其所以自異也抑又思之
地之生一也而產于南者植之北則長也難然則物之不
得其所豈非其不幸哉

喬如壙碣

喬如予兄之子也于吾父爲長孫生三歲而殤瘞于京師某

美仁文彙

所嗚呼喬如之生吾父已病視之喜甚吾父卒喬如服齊衰
終禮吾父旣葬而喬如殤嗚呼喬如其爲吾父之卒而生耶
與曰當歸于江南從吾父焉喬如死以乾隆六十年三月某
日葬以其日越十月除吾父之喪終然公乃竭其壙

跋崔格卿書後

余友崔景偁格卿之亡余旣爲之傳其明年于友人家敗篋
中見是幅無款識余心知爲格卿書也嗚呼余不見格卿久
矣見其書如見格卿焉雖其零篇斷簡皆可愛惜况其書自
足傳于後耶乃乞歸而藏之凡書三體其前蓋有臨李少監
篆書紙斷不具嘉慶元年二月十五日展閱誌此

游天鐘山記

天鐘山在富陽縣南十五里自江口入曰小塢舍舟而上至山之頂五里兩峯夾谿崖石交齟自遠望之行若無徑水從石間下時廣時狹逶迤漂怒雲委風屬聲隨態殊與人意近遠其高激之處則懸而成瀑其下為潭凡水之成瀑者五潭亦五愈土則瀑愈高潭愈深五潭之激越相應答也山之頂為天中院游者憇焉外山環之如弄天鐘或名天中院名是也或曰水在兩山中激宕鏗訇以乎鐘音故名天鐘也余寓富陽連陰浹辰泥淖滿路坐臥不得出及相約俾天鐘雨霽兩日若有數存乎其間者吾聞東南有洩谿其流危瀑可壯而駭倘有高人逸士伏處而樂焉者乎他日往言庶幾遇之是游也從吾師武進張泉文先生同游

者先

弟琦立山富陽高傳占說巖羅

父周凱仲禮

命記

之嘉慶元年二月某日山陰楊紹文

